

易內也

疏今世之人識見浮淺是以物之寄也欣然而喜及去也悒然不樂豈知彼此事出儻來而寄去寄來常憂常喜故知雖樂而心未始不荒亂也

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註營外虧內甚倒置也

疏夫寄去寄來且憂且喜以已徇物非喪如何軒冕窮約事歸塵俗若習俗之常失於本性違真背道寔此之由其所安置足為顛倒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八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九

河 南 郭 象 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外篇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

註言其廣也

疏河益津也涇通也淡岸也涇際也渚洲也水中之可居曰洲也大水生於春而旺於秋素秋陰炁猛盛多致霖雨故秋時而水至也既而凡百川皆灌注黃河通流盈滿其水甚大涯岸曠闊洲渚迢遠遂使隔水遠看不辨牛之與馬也
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羨為盡在已

疏河伯河神也姓馮名夷華陰潼堤鄉人得水仙之道河既曠大故欣然惟喜謂天下榮華盛美盡在已身

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

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

疏北海今萊州是望洋不分明也水日相映故望洋也若海神也河伯汭流東行至于大海聊復顧眄不見水之端涯方始迴旋面目高視海若仍慨然發歎託之野語而百是萬之一誠未足以自多遂為無如已者即河伯之謂也此乃鄙里之談未為通論耳

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註知其小而不能自大則理分有素踈尚之情無為乎其間

疏方猶道也世人皆以仲尼剛定六經為多聞博識伯夷讓國清廉其義可重複有通人達士議論高談以伯夷之義為輕仲尼之聞為寡即河伯嘗聞竊未之信今見大海之宏博浩汗難窮方覺昔之所聞諒不虛矣河伯不至海若之門於事大成危

殆既而所見狹劣則長被嗤笑於大道之家

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

註夫物之所生而安者趣各有極

疏海若知河伯之狹劣舉三物以譬之夫坎井之蛙聞大海無風而洪波百尺必不肯信者為拘於墟域也夏生之蟲至秋便死聞玄冬之時水結為冰雨凝成霰必不肯信者心厚於夏時也曲見之士偏執之人聞說虛通至道絕聖棄智大毫末而小太山壽殤子而大彭祖而必不信者為束縛於名教故也而河伯不至洪川未逢海若自矜為大其義亦然

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

註以其知分故可與言理也

疏河伯駕水乘流超於涯涘之表適逢海若仍於濔海之中詳觀大壑之無窮方鄙

小河之陋劣既悟所居之有限故可語大理之虛通也哉

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

疏尾閭者泄海水之所也在碧海之東其處有石閭四萬里厚四萬里居百川之下尾而為閭故曰尾閭海水沃著即焦亦名沃焦也山海經云羿射九日落為沃焦此言迂誕今不詳載春雨少而秋雨多竟遭水而湯遭旱故海之為物也萬川歸之而不盈沃焦渴之而不虛春秋不變其多少水旱不知其增減論其大也遠過江海之流優劣懸殊豈可語其量數也

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

註窮百川之量而懸於河河懸於海海懸於天地則各有量也此發辭氣者有似乎

觀大可以明小尋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患者不夷也故體大者快然謂小者為無餘質小者塊然謂大者為至是以上下本既俯仰自失此乃生民之所惑也惑者求正正之者莫若先極其差而因其所謂所謂大者至足也故秋毫無以累乎天地矣所謂小者無餘也故天地無以過乎秋毫矣然後惑者有由而反各知其極物安其分適遠者用其本步而遊乎自得之場矣此莊子之所以發德音也若如惑者之

說轉以小大相傾則相傾者無窮矣若夫觀大而不安其小視小而自以為多將奔馳於勝負之境而助天民之矜夸豈達乎莊生之旨哉

疏存在也奚何也夫覆載萬物莫大於天地布炁生化莫大於陰陽也是以海若比形於天地則無等級以寄言受炁於陰陽則是陰陽象之一物也故託諸物以為譬猶小木石之在大山乎而海若於天理在手寡少物各有量亦何足以自多

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曩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

疏窮穴蟻穴也梯草似稊而米甚細小也中國九州也夫四海在天地之間九州居四海之內豈不似蟻孔之居大澤稊米之在大倉乎言其大小優劣有如此之懸也

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

註小大之辯各有階級不可相歧

疏號名號也卒衆也夫物之數不止於萬而世間語便多稱萬物人是萬數中之一物也中國九州人衆聚集百穀所生舟車來往在其萬數亦處一焉然以人比之萬物九州方之宇宙亦無異乎一毫之在馬體曾何足以介懷也

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
註不出乎一域

疏五帝連接而揖讓三王與師而爭奪仁人殷憂於社稷任士勛勞於職務四者雖事業不同俱理盡於毫末也

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註物有定域雖至知不能出焉故起大小之差將以申明至理之無辨也

疏伯夷讓五等以成名仲尼論六經以為博用斯輕物持此自多亦何異乎向之河伯自多於水此適合前喻并覆釋前少仲尼之聞輕伯夷之義也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

疏夫形之大者無過天地質之小者莫先毫末故舉大極小以明稟分有差河伯呈已所知詢於海若又解若以自足為大吾

可大於兩儀若以無餘為小吾可小於毫末河伯既其領悟故物我均齊所以迷已解心詢其可不也已

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
註物物各有量

疏既領所疑答云不可夫物之器量稟分不同隨其所受各得稱適而千差萬降品類無窮稱適之處無大無小豈得舉其所知抑以為定時無止

註死與生皆時行

疏新新不住

分無常
註得與失皆分

疏所稟分命隨時變易
終始無故

註日新也

疏雖復終而復始而未嘗不新也

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
註各自足也

疏此下釋量無窮也以大聖之知觀於遠近察於近事故毫末雖小當體自足無所寡少也
大而不多
註亦無餘也

疏天地雖大當體無餘故未足以自多也
不多則無夸不寡則息企也

知量無窮

註覽而觀之知遠近大小之物各有量

疏以大人之知知於物之器量大小雖異

各稱其情名不同故無窮也此結前物量
無窮也

證舜今故

註舜明也今故猶古今

疏此下釋時無止義也舜明也既知小大

非小大則證明古今無古今也

故遠而不閏

註遠長也

撮而不致

註撮猶短也

疏遠長也撮短也既知古今無古今則知

壽夭無壽夭是故年命延長終不厭生而

悒悶稟齡天促亦不欣企於遐壽隨變任

化未始非吾

知時無止

註證明古今知變化之不止於死生也故

不以長而悒悶短故為改也

疏此結前時無止義也

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

疏此下釋分無常義也夫天道既有盈虛

人事寧無得喪是以觀乎盈虛之變達乎

得喪之理故儻然而得時也不足為欣偶

爾而失命也不足為戚也

知分之無常也

註察其一盈一虛則知分之不常於得也

故能忘其憂喜

疏此結前分無常義也

明乎坦塗

註死生者日新之正道

疏此下釋終始無故義也坦平也途道也

不以死為死不以生為生生死無隔故明

乎坦然平等之大道者如此

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

疏夫明乎坦然之道者生也不足以為欣

悅其死也不足以為禍敗達死生之不二

何憂樂之可論乎

知終始之不可故也

註明終始之日新也則知故之不可執而

留矣是以涉日新而不愕舍故而不驚死

生之化若一

疏此結前終始無故義

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

註所知各有限也

疏強知者乖真不知者會道以此計當故

不如也

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

註生時各有年也

疏未生之時無喜所以無憂既生之後有

愛所以有憎

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

能自得也

註莫若安於所受之分而已

疏至小智也至大境也夫以有限之小智

求無窮之大境而無窮之境未周有限之

知已喪是故終身迷亂返本無由喪已企

物而不自得也

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註以小求大理終不得各安其分則大小俱足矣若毫末不求天地之功則周身之

餘皆為棄物天地不見大於秋毫則顧其形象裁自足耳將何以知細之定細大之定大也

疏夫物之稟分各自不同大小雖殊而或得稱適若以小企大則迷亂失性各安其

分則道遠一也故毫末雖小性之可以稱大二儀雖大無餘可以稱小由此觀之至

小之倪何必定在於毫末至大之域豈猶理窮於天地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

圖是信情乎

疏信實也世俗議論未辯是非僉言至精細者無復形質至曠大者不可圍繞未知

此理情智虛實河伯未達故有此疑也

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

不明

註目之所見有常極不能無窮也故於大則有所不盡於細則有所不明直是目之所不逮耳精與大皆非無也庸詎知無形而不可圍者哉

疏夫以細小之形視於曠大之物者必不盡其宏遠故謂之不可圍又以曠大之物觀於細小之形者必不曉了分明故謂之

無形質此並未出於有境豈是至無之義哉

夫精小之微也埒大之殷也故異便

註大小異故所便不得同

疏精微小也埒殷大也欲明小中之小大中之大稟氣雖異並不離有中天機自張各有宜便也

此勢之有也

註若無形而不可圍則無此異便之勢也疏大小既異宜便亦殊故知此勢未超於有之已

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

註有精粗矣故不得無形

疏夫言及精粗者必期限於形名之域而未能超於言象之表也

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

疏無形不可圍者道也至道深玄絕於心色故不可以名數分別亦不可以數量窮

盡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

精粗焉

註唯無而已何精粗之有哉夫言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無也故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入乎無言無意之域而後至焉

疏夫可以言辯論說者有物之粗法也可以心意致得者有物之精細也而神口所不能言聖心不能察者妙理也必求之於

言意之表豈期必於精微之間乎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

註大人者無意而在天行也舉足而投諸

吉地豈出害人之塗哉

疏夫大人應物譬彼天行運而無心故投

諸吉地出言利物終不害人也

不多仁恩

註無害而不自多其恩

疏慈澤類乎春陽而不多徧行恩惠也

動不為利

註應理而動而理自無害

疏應機而動不域心以利物

不賤門隸

註任其所能而位當於斯耳非由賤之故

措之斯職

疏混榮辱一窮通故守門僕隸不以為賤

也

貸財弗爭

註各使分定

疏寡欲知足守分不貪故於彼貸財曾無

爭競也

不多辭讓

註適中而已

疏率性謙和用捨隨物終不矯情飾辭多讓

事焉不借人

註各使自任

疏愚智率性工拙襲情終不假借於人分

外求務

不多食乎力

註足而已

疏食於分內充足而已不多貪求疲勞心力

力

不賤貪汚

註理自無欲

疏體達玄道故無情欲非關苟貴清廉賤

於貪汚

行殊乎俗

註已獨無可無不可所以與俗殊

疏和光同塵無可不可而在染不染故行

殊乎俗也

不多辟異

註任理而自殊也

疏居正體道故不多邪僻而大順群生故會無乖異也

為在從眾

註從眾之所為

疏至人無心未嘗專已故凡厥施為務在

從眾也

不賤佞諂

註自然正直

疏素性忠貞不履左道非鄙賤佞諂而後

正直也

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

註外事不接於心

疏夫高官重祿世以為榮刑戮黜落世以

為恥既而體榮枯之非我遠通塞之有時

寄來不足以勸勵寄去不足以羞辱也

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

註故玄同也

疏各執是非故是非不可為定分互為大

小故細大何得有倪限即天地毫末之謂

乎

聞曰道人不開

註任物而物性自通則功名歸物矣故不聞

疏夫體道聖人和光韜晦推功於物無功名之可聞需諸他人故稱聞曰

至德不得

註得者生於失也物各無失則得名去也

疏得者不喪之名也而造極之人均於得喪既無所喪亦無所得故老經云上德不

德

大人無已

註任物而已

疏大聖之人有感斯應方圓任物故無已也

約分之至也

註約之以至其分故實也夫唯極乎無形而不可圍者為然

疏約依也分限也夫大人利物抑乃多塗要切而言莫先依分若視目所見聽耳所聞知止所知而限於分內者斯德之至者

也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

疏若物之外若物之內謂物性分之內外也惡何也言貴賤之分小大之倪為在物

性之中為在生分之外至何處所而有此耶河伯未達其源故致斯請也

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

註各自足也

疏道者虛通之妙理物者質礙之羸事而以羸觀妙故有大小以妙觀羸故無貴賤

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

註此區區者乃道之所錯綜而齊之也

疏夫物情倒置迷惑是非皆欲貴已而賤他他亦自貴而賤彼彼此懷惑故言相也

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

註斯所謂倒置也

疏夫榮華戮恥事出僥來而流俗之徒妄生欣惑是以寄來為貴得之所以為寵寄去為賤失之所以為辱斯乃寵辱由乎外

物豈貴賤在乎已哉

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毫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觀矣

註所大者足也所小者無餘也故因其性

足以名大則毫末丘山不得異其名因其無餘以稱小則天地稊米無所殊其稱若未觀差而不由斯道則差數相加幾微相

傾不可勝察也

疏差別也夫以自足為大則毫末之與丘

山均其大矣以無餘為小則天地之與稊米均其小矣是以因毫末為大則萬物莫不大矣因天地以為小則萬物莫不小矣

故雖千差萬降數量不同而以此觀之則理可見

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

註天下莫不相與為彼我而彼我皆欲自為斯東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與為唇齒

者未嘗相為而脅亡則齒寒故彼之自為濟我之功私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無者也故因其自為而無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無矣因其不可相無而有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有矣若乃忘其自為之功而思夫相為之惠惠之愈勤而偽薄滋甚天下失業而情性瀾漫矣故其功分無時可定也

疏夫東西異方其義相反也而非東無以立西斯不可以相無者也若近取諸身者眼見耳聽手捉脚行五臟六腑四肢百體各有功能咸稟定分豈眼為耳視而脚為手行哉相為之功於斯滅矣此是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也然足不行則四肢為之委頓目不視則百體為之否塞而所司各用無心相為濟彼之功自然成矣斯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也以此觀之則功用有矣分各定矣若乃忘其自為之功而思夫相為之惠則彼我失性而是非殺亂也豈莊生之意哉

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

註物皆自然故無不然物皆相非故無不非無不非則無然矣無不然則無非矣無然無非者堯也有然有非者桀也然此二君各受天素不能相為故因堯桀以觀天下之趣操其不能相為也可見也

疏然猶是也夫物皆自是故無不是物皆相非故無不非無不非則天下無是矣無不是則天下無非矣故以物情趣而觀之因其自是則萬物莫不是因其相非則萬物莫不非矣天下之極相反者堯桀也故舉堯桀之二君以明是非之兩義故堯以無為為是有欲為非桀以無為為非有欲為是故曰知堯桀之自然相非因此而言則天下萬物情趣志操可以見之矣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

疏夫帝王異代爭讓殊時既而堯知天命有歸故禪於舜舜知歷祚將改又讓於禹

唐虞是五帝之數故曰讓而帝也子之燕相子之也噲燕王名也子之即蘇秦之女婿也秦弟蘇代從齊使燕以堯讓許由故事說燕王噲今讓位與子之子之遂受國人恨其受讓皆不服子之三年國亂齊宣王用蘇代計與兵伐燕於是殺燕王噲於郊斬子之於朝以絕燕國豈非効堯舜之陳迹而禍至於此乎

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

註夫順天應人而受天下者其迹則爭讓之迹也尋其迹者失其所以迹矣故絕滅也

疏殷湯伐桀周武克紂此之二君皆受天命故致六合清泰萬國來朝是以時繼三王故云爭而王也而時須干戈應以湯武時須揖讓應以堯舜故千變萬化接物隨時讓爭之迹不可執留也白公名勝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平王用費無忌之言納秦女而踈太子太子奔鄭娶鄭女而生勝太傅伍奢被殺子胥奔吳勝從奔吳

與晉耕於野楚令尹子西迎勝歸國封於
白邑僭號稱公勝以鄭人殺父請兵報讎
頻請不允遂起兵及楚遣葉公子高伐而
滅之故曰白公爭而滅

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
可以為常也

疏爭讓文武也堯桀是非也若經緯天地
賤武而貴文若克定禍亂則賤文而貴武
是以文武之道貴賤有時而非之行亦
用捨何定故爭讓之禮於堯舜湯武之時

則貴於之曾白公時則賤不可常也

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室穴言殊器也

疏梁屋梁也麗屋棟也衝擊也室塞也言

梁棟大可用作攻擊城隍不可用塞於鼠

穴言其器用大小不同之也

騏驥驂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狽言
殊技也

疏騏驥驂並古之良馬也捕捉也狸狽
野貓也夫良馬駿足日馳千里而捕捉小
鼠不及狸狽是伎藝不同不可一槩而取

者也

鷓鴣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瞑目而不見丘山
言殊性也

註就其殊而任之則萬物莫不當也

疏鷓鴣鷓也亦名隻狐是土梟之類也晝

則眼闇夜則目明故夜能撮捉蚤虱察視

秋毫之末晝出瞑張其目不見丘山之形

是知物性不同豈直鷓鴣而已故隨其性

而安之則物無不當也

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

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

註夫天地之理萬物之情以得我為是失

我為非適性為治失和為亂然物無定極

我無常適殊性異便是非無主若以我之

所是則彼不得非此知我而不見彼者耳

故以道觀者於是非無當也付之天地恣

之兩行則殊方異類同焉皆得也

疏蓋不盡之辭也師猶師心也夫物各師

其域心妄為偏執將已為是不知他以為

非將我為治不知物以為亂故師心為是

不見已上有非師心為治謂言我身無亂

豈知治亂同原是非無主故治亂同源者

天地之理也是非無主者萬物之情也闇

於斯趣故言未明也

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

矣

疏夫天地陰陽相對而有若使有天無地

則萬物不成有陰無陽則蒼生不立是知

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者必不可行明

矣

然且語而不合非愚則誣也

註天地陰陽對生也是非治亂互有也將

奚去哉

疏若夫師是而無非師天而無地語及於

此而不捨於口者若非至愚之人則是故

為誣罔

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特逆其俗者謂之

篡夫

疏帝王帝也王三王三代夏殷周禪授也

繼續也或宗族相承或讓與他姓故言殊

禪也或父子相繼或與兵篡弒故言殊繼也或遲速差互不合天時或氓俗未歸遊於人事是以之會纂堯舜以絕嗣白公劫湯武以滅身如此之流謂之篡奪也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

疏夫干戈揖讓事迹不同用捨有時不可常執至如湯武與兵唐虞揖讓上符天道下合人心如此之徒謂之為義也

默默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註俗之所貴有時而賤物之所大世或反之故順物之迹不得不殊斯五帝三王之所以不同也

疏河伯未能會理故海若訶使忘言默默莫聲幸勿辭費也夫小大無主貴賤無門物情顛倒妄為臧否故汝於何推逐而知貴賤小大之家門乎言其不知也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

疏奈何猶如何也河伯雖領高義而未達旨歸故更請決疑遲聞解釋我欲處涉人

世攝術修道於何事而可為乎於何事而不可為乎及辭讓受納進趣退舍眾諸物務其事云何願垂告誨終身奉遵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及行註貴賤之道反覆相尋

疏反行猶反覆也夫貴賤者生乎妄執也今以虛通之理照之則貴者反賤而賤者復貴故謂之反行也

無拘而志與道大蹇註自拘執則不爽於道疏而汝也夫修道之夫應須放任而汝乃拘執心志矜而持之故與虛通之理蹇而不爽之也

何少何多是謂謝施註隨其分故所施無常疏謝代也施用也夫物或聚少以成多或散多以為少故施張代謝無常定耳無一而行與道參差註不能隨變則不齊於道疏夫代謝施用多少適時隨機變化故能

齊物者執一為行則與理不冥者也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註公當而已疏體道之士望之儼然錙拱萬象措模於物群彼萬國宗仰一君享壽黎元必無私德

絲絲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註天下之所同求疏絲絲賒長之貌也若衆人之祭社稷而社稷無私福於人也

汎汎乎共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註汎汎然無所在疏汎汎普徧之貌也夫至人立志周普無偏接濟群生汎愛平等譬東西南北曠遠無窮量若虛空豈有畛界限域也

兼懷萬物其孰承翼註掩御群生反之分內而平往者也豈扶疎而承翼哉疏懷藏也孰誰也言大聖慈悲兼懷庶品平往而已終無偏愛誰復有心拯救接承

扶翼也
是謂無方

註無方故能以方物為方

疏譬彼明鏡方茲幽谷逗機百變無定一方也

萬物一齊孰短孰長

註莫不皆足

疏萬物參差亭毒准一鬼鶴長短分足性

道無終始物有死生

註死生者無窮一變耳非終始也

疏虛通之道無終無始執滯之物妄計死生故老經云迎不見其首隨不見其後不恃其成

註成無常處

疏有物無方超然獨化豈假待對而後生成也

一虛一滿不位乎位形

註不以形為位而守之不變

疏譬彼陰陽春生秋殺盈虛變化榮落順

時豈執守形骸拘持名位耶

年不可舉

註欲舉之令去而不能

時不可止

註欲止之使停又不可

疏夫年之夭壽時之賒促出乎天理蓋不由人故其來也不可舉而令去其去也不可止而令住但當任之未始非我也

消息盈虛終則有始

註變化日新未嘗守故

疏夫陰消陽息夏盈冬虛氣序循環終而復始混成之道變化日新循理直前無勞

措意也

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

疏前來所辯海若之談正是語大道之義

方論萬物之玄理者也

物之生也若驟若馳

註但當就用耳

疏夫生歟流謝運運不停其為迅速如馳

如驟是知百年倏忽何足介懷也

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

註故不可執而守

疏夫流動變化時代遷移迅若交臂驟如過隙故未有語動而不變化言時而不遷移也

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

註若有為不為於其間則敗其自化矣

疏萬物紛亂同稟天然安而化之必自變化何勞措意為與不為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

註以其自化

疏若使為與不為混一則凡聖之理均齊

既任變化之自然又何貴於至道河伯更

起斯問遲以所疑

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

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

註知道者知其無能也無能也則何能生

我我自然而生耳而四支百體五臟精神

已不為而自成矣又何有恙乎生成之後

哉達乎斯理者必能遺過分之知遺益生

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

之情而乘變應權故不以外傷內不以物害已所以常全也

疏夫能知虛通之道者必達殊玄之實理達深玄之實理者必明於應物之權智既明權實之無方故能安排而去化死生無

變於已何外物之能害哉以答河伯之所疑次明至道之可貴

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

註夫心之所安則危不能危意無不適故苦不能苦也

疏至德者謂得至道之人也雖復和光混世處俗同塵而不為四序所侵不為三災所害既得之於內故外不能賊此明解道之可貴也

非謂其薄之也

註雖心所安亦不使犯之

疏薄輕也所以水火不侵禽獸不害者惟心所安則傷不能傷也既不違避亦不輕犯之也

言察乎安危

註知其不可逃也

疏所以傷所不能傷者正言審察乎安危順之而不可逃處之而常適也

寧於禍福

註安乎命之所遇疏寧安也禍窮塞也福通達也至德之人唯變所適體窮通之有命達禍福之無門故所樂非窮通而所遇常安也

謹於去就

註審去就之非己

疏謹去就之無定審取捨之有時雖復順物遷移而恒居至當者莫之能害也

註不以害為害故莫之能害

疏一於安危冥於禍福與化俱往故物莫能傷此總結以前無害之義

故曰天在內人在外

註天然在內而天然之所順者在外故大宗師曰知天人之所為者至矣明內外之

分皆非為也

疏天然之性韞之內心人事所須涉乎外迹皆非為也任之自然故物莫之害矣

德在乎天

註恣人任知則流蕩失素也

疏至德之羨在乎天然若恣人任知則流蕩天性

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

註此天然之知自行而不出乎分也故雖行於外而常本乎天而位乎得矣

疏此真知也位居處也運真知而行於世雖涉於物千變萬化而恒以自然為本居於虛極而不喪其性動而寂者也

躡躡而屈伸

註與機會相應者有斯變也

疏躡躡進退不定之貌也至人應世隨物汗隆或屈或伸曾無定執趣人冥會以逗機宜

反要而語極

註知雖落天地事雖核萬物而常不失其

要極故天人之道全也

疏雖復混迹人間而心恒凝靜常居極要而反本還源所有語言皆發乎虛極動不乖寂語不乖默也

曰何謂天何謂人

疏河伯未達玄妙更起此疑問天人之道二十五

庶希後答也

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

註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馬乎服牛乘馬

可不穿落之乎牛馬不辭穿落者天命之

固當也苟當乎天命則雖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

疏夫牛馬稟於天自有四脚非關人事故謂天羈勒馬頭貫穿牛鼻出自人意故謂

之人然牛鼻可穿馬首可絃不知其爾莫辨所由事雖寄乎人情理終歸乎造物欲

顯天人之一道故託牛馬之二獸也

故曰無以人滅天

註穿落之可也若乃走作過分驅步失節

則天理滅矣

疏夫因自然而加人事則羈絡之可也若乃穿馬絡牛乖於造化可謂逐人情之矯偽滅天理之自然

無以故滅命

註不因其自為而故為之者命其安在乎

疏夫率性乃動動不過分則千里可致而

天命全矣若乃以駕厲驥而驅馳失節斯則以人情事故毀滅天理危亡旦夕命其安在乎豈唯馬牛萬物皆爾

無以得殉名

註所得有常分殉名則過也

疏夫名之可殉者無涯性之所得者有限

若以有限之得殉無涯之名則天理滅而性命喪矣

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註真在性分之內

疏夫愚智天壽窮通榮辱稟之自然各有

其分唯當謹固守持不逐於物得於分內而不喪於道者謂反本還源復於真性者

也此一白總結前玄妙之理也

變憐蚊蛇憐蛇憐風憐目目憐心

疏憐是愛尚之名愛是一足之獸其形如鼓足似人脚而迴踵向前也山海經云東海之內有流波之山其山有獸狀如牛蒼

色無角一足而行聲音如雷名之曰變昔黃帝伐蚩尤以變皮冒鼓聲聞五百里也

蚊百足蟲也變則以少企多故憐蚊蚊則以有美無故憐蛇蛇則以小企大故憐風

風則以聞慕明故憐目目則以外慕內故憐心欲明天地萬物皆稟自然明聞有無

無勞企羨放而任之自合玄道倒置之徒妄心希慕故舉變等之麤事以明天機之

妙理又解憐哀慙也變以一足跳躡憐蚊衆足之煩勞蚊以有足而安行哀蛇無足

而辛苦蛇有形而適樂慙風無質而冥昧風以飄飄而自在憐目域形而滯著目以

在外而明顯憐心處內而闇塞欲明物情顯倒妄起哀憐故託變蚊以救其病者也

變謂蚊曰吾以一足蹠躡而行子無如矣今

予之使萬足獨奈何

疏踧踖跳躑也我以一足跳躑快樂而行天下簡易無如我者今予驅馳萬足豈不劬勞如何受生獨異於物發此疑問庶顯天機也

蛇曰不然予不見夫唾者予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

疏夫唾而噴者實無心於大小而大小之質自分故大者如珠璣小者如濛霧散雜而下其數難舉今蛇之衆足乃是天然機關運動而行不知所以無心自張有同噴唾變以人情起問蛇以天機直答必然之理於此自明

蛇謂蛇曰吾以衆足而行而不及予之無足何也

疏蛇以衆足而遲蛇以無足而速然遲速有無稟之造化欲明斯理故設此疑問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註物之生也非知生而生也則生之行也

豈知行而行哉故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悅然而自得矣遲速之節聰明之鑒或能或否皆非我也而或者因欲有其身而矜其能所以逞其天機而蕩其神器也至人知天機之不可易也故損聰明棄知慮縱然忘其為而任其自動故萬物無動而不道遠也

疏天然機關有此動用遲速有無不可改易無心任運何用足哉

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脊而行則有似也今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

疏背助也蓬蓬風聲也亦塵動貌也蛇既無足故行必動於脊脊也似像也蛇雖無足而有形像風無形像而鼓動無方自北徂南擊揚溟海無形有力竊有所疑故陳此問庶聞後答也

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踏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黃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為大

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註恣其天機無所與爭斯小不勝者也然衆萬物御群才之所為使群才各自得萬物各自為則天下莫不道遠矣此乃聖人所以為大勝也

疏風雖自北徂南擊揚溟海然人以手指搗於風風即不能折指以脚踏踏於風風亦不能折脚此小不勝也然而飄風卒起羊角乍騰則大厦為之飛揚灑杜以之摧折此大勝也譬達觀之士穢迹揚波混愚

智於群小之間泯是非於罽塵之內此衆小不勝也而亭毒蒼生造化區宇周二儀之覆載等三光之照燭此大勝也非下凡之所解唯聖人獨能之踏亦有作踏字者錯籍蓋也今不用此解也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而絃歌不輟

疏輟止也宋當為衛字之誤也匡衛邑也孔子自魯適衛路經匡邑而陽虎曾侵暴匡人孔子貌似陽虎又孔子弟子顏尅與陽虎同暴匡邑尅時復與孔子為御匡人

既見孔子貌似陽虎後見顏冠為御謂孔子是陽虎重來所以與兵圍統孔子達窮通之命故絃歌不止也

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

疏娛樂也臣人既圍理須憂懼而絃歌不止何故如斯不達聖情故此問本亦有作虞字者虞憂也怪夫子憂虞而絃歌不止

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語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

註將明時命之固當故寄之求諱疏諱忌也拒也窮否塞也通泰達也夫子命仲由來語其至理云我忌於窮困而不能獲免者豈非天命也求通亦久而不能得者不遇明時也夫時命者其來不可拒其去不可留故安而任之無往不適也夫子欲顯明斯理故寄之窮諱而實無窮諱之也

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

註無為勞心於窮通之間

疏夫生當堯舜之時而天下太平使人如器悉其分內故無窮塞當桀紂之時天下暴亂物皆失性故無通人但時屬夷險勢使之然非關運知有斯得失

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

註情各有所安

疏情有所安而忘其怖懼此起譬也

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

註聖人則無所不安

疏聖人知時命達窮通故勇敢於危險之中而未始不安也此合喻也

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

註命非已制故無所用其心也夫安於命者無往而非道遠矣故雖匡陳美里無異於紫極間堂也

疏處安息也制分限也告勅子路令其安

心我稟天命自有涯分豈由人事所能制哉

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疏無幾何俄頃之時也既知是宣尼非開

陽虎故將帥甲士前進拜辭遜謝錯誤解圍而退也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可不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

疏姓公孫名龍趙人也魏牟魏之公子懷道抱德厭祿風塵先王堯舜禹湯之迹也仁義五德之行也孫龍稟性聰明率才宏辯著守白之論以博辯知名故能合異為同離同為異以可為不可然為不然難百

氏之書皆困窮眾口之辯咸屈生於褒周

一時獨步弟子孔穿之徒祖而師之擅名

當世莫與爭者故曰矜此學問達於至妙

忽逢莊子猶若井蛙也

今吾聞莊子之言注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

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
疏喙口也方道也孫龍雖善於言辯而未
體虛玄是故聞莊子之言江焉怪其奇異
方覺己之學淺始悟莊子語深豈直議論
不如抑亦智力不逮所以自絀其口更請

益於魏牟

三五

三六

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
埴井之蛙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吾跳梁
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狹甃之崖赴水則接腋
持頤蹶泥則沒足臧附還軒蟹與科斗莫吾
能若也

疏公子體道清高超然物外識孫龍之淺
辯鑿莊子之深言故仰天太息歎息而嗤
笑舉蛙鼈之兩譬明二子之勝負坎井猶
淺井也蛙蝦蟆也幹井欄也甃井中累磚
也附脚跌也還顧視也軒井中赤蟲也亦
言是到結蟲也蟹小螃蟹也科斗蝦蟆子
也腋臂下也頤口下也東海之鼈其形宏
巨隨波游戲暨居平陸而蝦蟆小蟲處於
淺井形容既劣居處不寬謂自得於井中

見巨鼈而不懼云我出則跳躑井欄之上
入則休息乎破埴之涯游泳則接腋持頤
蹶沉則臧跌沒足顧瞻蝦蟹之類俯視科
斗之徒逍遙快樂無如我者也

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埴井之樂此亦至

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

三七

註此猶小鳥之自足於蓬蒿

疏擅專也時安也蛙呼鼈為夫子也言我

獨專一壑之水而安坎井之樂天下至足

莫甚於斯處所雖陋可以遊涉夫子何不

暫時降步入觀下邑乎以此自多務奪於

鼈也

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

註明大之不遊於小非樂然

疏繫拘也坎井狹小海鼈巨大以小懷大

理不可容故右膝繞下而已遭拘束也

於是遠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

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

疏遠巡從容也七又曰仞鼈既左足未入

右膝以拘於是遠巡却退告蛙大海之狀

夫世人以千里為遠者此未足以語海之
寬大以千仞為高者亦不足極海之至深
言海之深大非人所測忽以坎井為至無
乃劣乎

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

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

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

疏頃少時也久多時也推移變改也堯遭

洪水命禹治之有功故稱禹時也而堯十

年之中九年遭潦殷湯八歲之間七歲遭

旱早雖不加損潦亦水不加益足明滄波

浩汗溟渺深宏不為頃久推移豈由多少

進退東海之樂其在茲乎

於是埴井之蛙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

也

註以小羨大故自失

疏適適驚怖之容規規自失之貌蛙擅坎

井之美自言天下無過忽聞海鼈之談注

然喪其所謂是以適適規規而自失也

而公孫龍學先王之道篤仁義之行困百

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忽聞莊子之言亦猶井蛙之逢海龜也

且夫知不知是非之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蚤負山商蛇馳河也必不勝任矣
註物各有分不可強相布效

䟽商距馬蛇也亦名商蛇亦名且渠孫龍雖復聰明性識但是俗知非真知也故知未能窮於是非之境而欲觀察莊子至理

之言者亦何異乎使蚤子負於丘山商蛇驅於河海而力微負重智小謀大故必不勝任也

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培井之蛙與

䟽孫龍所學心知狹淺何能議論莊子窮微極妙之言耶祇可辯折是非適一時之名利耳以斯為道豈非坎井之蛙乎此結譬也

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夷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

註言其無不至也

䟽踳踳也亦極也大皇天也玄冥妙本也大通迹也夫莊子之言窮理性妙能仰登冥蒼之上俯極黃泉之下四方八極夷然無礙此智隱沒不可測量始於玄極而其道杳冥反於域中而大通於物也

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註夫遊無窮者非察辯所得

是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

註非其任者去之可也

䟽規規經營之貌也夫以觀察求道言辯索真難復規規用而去之速矣譬猶以管窺天詎知天之闊狹用錐指地寧測地之淺深莊子道合二儀孫龍德同錐管智力優劣若此之類既其不知宜其速去矣

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雖匍而歸耳

註以此效彼兩失之

䟽壽陵燕之邑邯鄲趙之郡弱齡未壯謂之餘子趙郡之地其俗能行故燕國少年

遠來學步既乖本性未得趙國之能捨已效人更失壽陵之故是以用手踞地匍匐而還也

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

䟽莊子道冠重玄獨超方外孫龍雖言辯

宏博而不離域中故以孫學莊諒終無得理若使心生企尚躊躇不歸必當失子之學業忘子之故步此合喻也矣

公孫龍口喏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䟽喏開也逸奔也前聞莊子之談以過視

聽之表後見魏牟之說更超言象之外內殊外隔非孫龍所知故口開而不能合舌舉而不能下是以心神恍惚形體奔馳者也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

䟽濮水名也屬東郡今濮州濮陽縣是也

楚王楚威王也莊生心處無為而寄迹論

鈞楚王知莊生賢達屈為卿輔是以齎持玉帛爰發使命詣於濮水先述其意願以

國境之內委託賢人王事殷繁不無憂累也

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年矣王巾筍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

疏龜有神異故刻之而卜可以決吉凶也感之以筍履之以巾藏之廟堂用占國事珍貴之也問此龜者寧生全遠害曳尾泥途之中豈欲剖骨留名取貴廟堂之上耶

是以莊生深達斯情故放然而不顧之矣

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註性各有所安也

疏莊子保高尚之遐志貴山海之逸心類澤雉之養生同泥龜之曳尾是以今使命之速往庶全我之無為也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

疏姓惠名施宋人為梁惠王之相惠施博識瞻聞辯名析理既是莊生之友故往訪之

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

疏梁國之人或有來者知莊生才高德大王必禮之國相之位恐有爭奪故謂惠子欲代之言也

於是惠子恐授於國中三日三夜

註揚兵整旅

疏惠施聞國人之言將為實錄心靈恐怖慮有陪危故揚兵整旅三日三夜搜索國中尋訪莊子

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鵙鷁子知之

手夫鵙鷁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鵙得腐鼠

鵙鷁過之仰而視之曰嚇

疏鵙鷁鷁鳳之屬亦言鳳子也練實竹實也醴泉泉甘味如醴也嚇怒而拒物聲也

惠施恐莊生奪已故整旅揚兵莊子因往見之為其設譬夫鳳是南方之鳥來儀應瑞之物非梧桐不止非溟海不停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凡彼之為遇得臭鼠自羨其味仰嚇鳳鷁譬惠施滯溺榮華心貪

國相豈知莊子清高無情爭奪

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註言物嗜好不同願各有極疏鷁以腐鼠為美仰嚇鷁鷁以國相為榮猜疑莊子總合前譬也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

疏濠是水名在淮南鍾離郡今見有莊子墓亦有莊惠遊遊之所石絕水為梁亦言是濠水之橋梁莊惠清談在其上也

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

疏儵魚白儵也從容放逸之貌也夫魚遊於水鳥棲於陸各率其性皆逍遙而莊子善達物情所以故知魚樂

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

疏惠施不體物性妄起質疑莊子非魚焉

知魚樂

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註欲以起明相非而不可以相知之義耳子非我尚可以知我之非魚則我非魚亦可以知魚之樂也

疏若以我非魚不得知魚子既非我何得
知我若子非我尚得知我我雖非魚何妨
知魚反而質之令其無難也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
之不知魚之樂全矣

註舍其本言而給辯以難也

疏惠非莊子故不知莊子莊必非魚何得
知魚之樂不樂不知之義於此無虧捨其
本宗給辯以難

○莊子曰請循其本

疏循猶尋也惠施給辯有言無理棄初逐
末失其論宗請尋其源自當無難循本之
義列在下文

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
我我知之濠上也

註尋惠子之本言云非魚則無緣相知耳
今子非我也而云汝安知魚樂者是知我
之非魚也苟知我之非魚則凡相知者果
可以此知彼不待是魚然後知魚也故循
子安知之云已知吾之所知矣而方復問

我我正知之於濠上耳豈付入水哉夫物
之所生而安者天地不能易其處陰陽不
能回其業故以陸生之所安知水生之所
樂未足稱妙耳

疏子曰者莊生却稱惠之辭也惠子云子

非魚安知魚樂者足明惠子非莊子而知
莊子之不知魚也且子既非我而知我知
我而問我亦何妨我非魚而知魚知魚而
歎魚夫物性不同水陸殊致而達其理者
體其情是以濠上彷彿知魚之通樂鑒照
群品豈入水哉故寄莊惠之二賢以標議
論之大體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九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

善六

河 南 郡 衆 註

西 華 法 師 咸 玄 英 疏

外篇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
註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將以為
有樂邪而至樂無歡將以為無樂邪而身
以存而無憂

疏此假問之辭也至極也樂歡也言寰宇
之中頗有至極歡樂可以養活身命者無
有哉

今美為美據美避美處美就美去美樂美惡
註擇此八者莫足以活身唯無擇而任其
所遇乃全耳

疏美何也今欲行至樂之道以活身者當
何所為造何所依據何所避諱何所安處
何所從就何所捨去何所歡樂何所嫌惡
而合至樂之道乎此假設疑問下自曠顯
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
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